

禮說

禮說六　　　　　　　　　　　　　　　　儆季襍著之一

定海黃以周

周禮儀禮非古名

周禮儀禮之名昉自何世乎曰六篇之禮古名周官自西漢之末周官列爲經而屬之於禮於是有周禮之名十七篇之禮古祗偁禮對記言曰禮經合記言曰禮記自西晉之初禮記之名爲小戴四十九篇所奪於是有儀禮之名何以言之荀悅漢紀曰劉歆奏請周官六篇列之於經爲周禮陸德明敘錄曰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或者以爲後漢書言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

佗周官傳鄭康成佗周官注是時未有周禮之名此語未之深攷鄭君周官序禮經戴記注言周禮甚多後漢盧植傳亦然言之武虛谷曰班氏於王莽一傳之中凡莽及臣下施於詔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為史文迺變端見例復仍其本名曰周官食貨志莽迺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及後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志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固未有箸明於此也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祀猶偁周官時未尻攝不敢柔易莽傳徵天下通蓺及張純等奏之偁周官亦皆在未尻攝之時是則周官之易名周禮其在尻攝之後可知矣荀悅之

言詢不誣也張忠甫儀禮識誤曰古未有儀禮之名後漢學者見書中有儀有禮遂合併之為儀禮或者以為後漢鄭康成傳言所著書有儀禮十七篇標題亦曰儀禮鄭氏注是儀禮之名實起於康成此語亦未之深攷十七篇之標題漢無儀字鄭君本傳曰鄭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段懋堂以為此不應遺周官疑儀禮禮記四字迺周官禮禮記又字轉寫之誤竊謂本傳李注云謝承書載元所注與此略同不言注孝經惟此書獨有李注惟言注孝經有異不言謝書有周官是李注漢書時尚佗周官禮不誤也尋鄭注經之例

凡引十七篇文皆直舉篇名不云儀禮其不舉篇名者則曰禮記如召南詩箋引少牢禮文云禮記主婦髲鬄是也其渾括十七篇則曰今禮如禮器注以曲禮三千為今禮是也今禮卽禮記禮記者今文家之名也古文禮又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各自為書不合高堂生所傳十七篇附記於禮當時有禮記之名故鄭箋詩用其名注戴記又謂之今禮謂今文家所傳十七篇之禮記也然段氏又謂郭注爾雅引十七篇文皆系之禮記是東晉尚不云儀禮此說亦未之深攷儀禮之名當起於西晉西晉以前祇謂之禮記不獨鄭箋為然李巡孫炎

注爾雅亦當如是郭注引十七篇之文禮記儀禮名多錯出（如釋草一篇簜竹下引儀禮蕡枲實下則曰禮記釋詁釋言又引禮記各一）其曰禮記者即襲孫李舊注而未改者也其曰儀禮者郭璞自注從時所偁也是時小戴四十九篇之記盛行以禮為三禮之總名十七篇禮記之名又為四十九篇所奪迺別號之為儀禮其所以號為儀禮者以鄭君釋威儀三千曲禮三千為即十七篇之禮也則儀禮之名必出於鄭君之後可知矣鄭小同處魏末其撰鄭志引十七篇文亦不云儀禮至晉元帝時荀崧上疏請置鄭儀禮博士當時已盛偁儀禮故疏有是名則儀禮之名起於東晉

亦可知矣或者又引隋志載一字石經有儀禮九卷隸釋載熹平石經有儀禮殘碑以爲儀禮之名雖不出於康成而實始於東漢此語亦未之深攷隋志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二種其論曰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洪适隸釋鑒漢魏之字法詳公羊之題名公羊傳題名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八人姓名皆蔡邕同時寫石經者援水經以駁范書據范書儒林傳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栞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攷則熹平石經似爲三體石經據水經注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則三體石經爲魏所立而熹平所立實一字石經也又攷魏志劉劭傳裴注引衛恒四體書勢敘曰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邯鄲法與水經注合近儒皆從其說顧亭林全謝山臧玉林朱

竹垞翁覃溪馬楙東皆同以為一字石經熹平所立然石經之見於范書者據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據蔡邕張馴傳又云六經及讀盧植傳云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上書曰臣少從馬融受古學謂古文禮頗知今之禮記謂十七篇特多回穴願詣東觀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迺知熹平時蔡邕所立實祗五經後從盧植所請刊立禮記合之為六經隋志以為七經則誤也其續刊在光和六年當如水經注所云盧植奏請之時適有南夷之叛植出拜廬江太守歲餘復徵靈帝卒從其請立之本傳不言畧也前儒誤以禮記為四十九篇戴記且謂盧植所請卒不立與陸戴所記

不合其六經之禮為禮記當從盧植傳所言陸機洛陽記戴延之函征記竝以熹平石經為禮記與盧植傳合但植所奏請禮記非四十九篇之戴記迺漢魏所偁十七篇之禮記觀隸釋所載殘碑自知十七篇之禮記為今文其古文在中祕植以今文多舛誤必以古文相校迺㝵其實此與儒林傳言康成習小戴禮此小戴禮亦指十七篇之禮非謂小戴記也故其下文又言注小戴四十九篇禮記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者同一意恉故云顧諧東觀攷禮記古文科斗也函習以來禮記之名為四十九篇之專偁十七篇別號儀禮熹平石經之禮記亦遂改從當時之號此隋志所以

有儀禮九卷之目也一字后經之儀禮必非漢人舊題可以洛陽記鹵征記為佐證而斷之以盧植傳盧植奏請栞太禮記非四十九篇之禮記可以詩鄭箋爾雅郭注引禮記為佐證而斷之以本傳上下文然則禮疏引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異文以為周禮之異名七儀禮之別名又其說若何曰此大謬也經禮者曲禮之綱曲禮者經禮之目周官詳官制不足當禮經之綱禮經記大經不可為周官之目經禮三百必非周官之三百六十屬曲禮三千必非禮經之十七篇鄭君此注辨僞多以為非矣東漢以來偁周官為周禮備者猶菲薄其名

卣晉以來儕十七篇為儀禮學者習焉而不以為非回惑亂甚焉

大射儀

記曰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禮鄉飲鄉射為一類燕大射為一類鄉飲鄉射篇名皆儕禮燕亦名禮大射獨以儀名注家區別言之恉當竊謂古人道合內外學澈表裏禮與儀一也自春秋之季有是儀非禮之辨而儀始輕大射儀先後鄭注本儕大射禮詳說通故後人以經文首言大射之儀遂以儀名其篇而經首言儀亦自有故鄉飲以禮興賢

玆以禮樂賓其志竝主於歡以將厚意故謂之禮鄉射為卿大夫相與習射之禮志在射略於樂鄭注已言之幷略於禮亦以歡為主也大射迺天子諸侯用之以擇士其儀綦嚴擇士者何監觀其儀之比禮樂否也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與射者有榮辱之感觀射者寓黜陟之權是以禮樂御臣下非徒將其厚意也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比禮比樂斯為可象之儀矣玆以酒醴相款謂之禮大射以禮樂相御謂之儀故篇中於飲酒之事仍以禮

言如主人獻公曰公祭如賓禮主人獻諸公卿曰如獻卿之禮此禮之同於燕也於射事特以儀言如誘射曰降如升射之儀三射曰其它如初儀此大射所以名儀也朝事亦以觀威儀大戴朝事篇鄭注佗朝事儀其監朝儀之吏周官謂之司儀小雅采菽之詩曰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鄭箋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敬且省禍福也於威儀觀禍福左傳言之纂備此朝事所以名儀也大射之名儀與朝事之名儀正同其志皆在於觀儀而朝事觀其容體比於禮射則幷觀其節之比乎樂斯異

百近人以賈公彥敖繼公諸說之難通遂謂禮儀同義

豈其然與禮與儀渾言之可從析言之自有別也

周官注故書書或

漢杜子春鄭仲師康成注周官多引故書某為某又別其文曰故書某或為某省其文又曰書或為某重案其文又曰故書或為某欲自證成其說則變曰書亦或為某書或即故書或故書或酒故書之異讀字而非今文今文鄭注鄉師均人小祝謂之今書與書或為故書異文例自不同未可混也然攷漢書志傳隋經籍志釋文敘錄周官不出於魯淹中上其書者山巖李氏奏其書

者河閒獻王藏諸祕府而偁爲故書者秪此一本無别
出不然冬官一篇何獻王末之㝵而咸俄空焉補之以
考工記哉然則注家引故書而有書或之本何也曰故
書者祕府所藏之古文舊說是也書或者先師所傳之
隸古定如聘禮注古文賁作齎而外府司農注云齎或
爲資今禮家定昰也故書文字奇古義亦難曉漢諸儒
以隸定之所讀不能無異故注錄故書秪一字無異文
而書或每有兩字玆見此存隸古定時先師之異讀非
關當世傳寫之流失也段懋堂謂鄭君所見故書非眞
祕府所藏亦據傳寫之本斯言失之誣周官故書爲向

歆父子所校歆一傳於杜子春賈徽再傳於鄭衆賈逵杜鄭所注之本悉從故書元文故注中祇出故書或為書亦或為之字不云故書為某（今本閒有脫字說詳禮故）其故書有誤文悉於注中定之不易經字康成親見杜鄭故書注其學出於馬融融亦詣東觀校理祕書則鄭注所引故書自同祕府藏本可知也若當世傳寫之本此鄭注所謂今書非特迥異故書亦且有異故書或之隸古定而謂鄭據贋本以為故物可乎然漢儒攷定故書惟取形近之字以通隸古非懸度其義取他字以易之而故書書或之字往往字義遠殊者何也蓋以隸定古必取形

近之字此大較也而古書多叚借以隸古定之又以叚借通之其字遂遠矣鄭注十七篇禮經亦有古文某或爲某之文此猶周官注之有故書或也士喪禮鬠用組注云鬠古文皆作括周官弁師鄭司農注引作檜用組讀如膾同鬠古文鬠本作栝從木故仲師以爲栝柏之檜字康成以文義定之爲鬠髮之括其字從手以隸古定括括字形本近以叚借通之一作檜通膾一作鬠通鬠其形斯遠矣其字俱從會者栝括字皆從𠯑古𠯑會同聲同義說詳禮書通故中周官皇翌舞師樂師附柎司市之巽焉馬縫人暮屋圉人今本作故書或爲誤當依段校作故爲暮書之舛待持服不夫矢樂師離雜形方氏梓楱涿氏壼之歧

此皆取形近字以定之肆師故書滋爲位族師故書酬爲步之類在古文爲通用而隸定則以文義別之者也典瑞珍書亦或爲鎮馬質綱書亦或爲亢之類在古文用正字而隸定又以叚借通之者也杜鄭用隸古所定爲說康成從古文皆如字是則以故書言之隸定所讀不能無舁失於其閒總之先師以隸定古其功不可沒其讀亦可玆存故禮經注兼采古文或周官注詳錄故書或非以其去古未遠大有異於今書也與

月令

月令一篇載記於周書後人又𨻶而增修之在周秦閒

已不止一本故月令之外有周書月令明堂月令諸目蔡邕以月令爲周公所作其言雖雜盡據而漢魯恭上疏曰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所變者唯正朔衣裳犧牲徽號器械而已則月令爲周世之書非雁有明徵與而鄭君禮記目錄則謂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者鈔合之注中又毎彈擊其文以爲不合周㳒夫小戴記四十九篇其不合周㳒者豈止一月令哉鄭注彌縫經記往往以其言之不合周㳒者爲夏殷異代禮而分解之而旁通之何月令獨有苛議哉攷鄭君所謂不合周㳒者有二端一曰官名一

曰時事其疑官名之本於秦制者莫如太尉注曰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有之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孜秦漢之太尉主兵月令之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行爵出祿職如周之冢宰唐虞謂之百揆故尚書中候曰舜為太尉此雖據後名以書𢑴非唐虞之實號而太尉為冢宰之別稱與秦漢之太尉迥別可知矣如因其官名之偶同而遂以為秦書其篇內又稱內宰為奄尹酒人為大酋豈秦亦有奄尹大酋之官乎其疑時事之同乎秦制者莫如季秋之月受朔日孟冬之月釁龜筴注曰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

及鄉遂之官受朔日歟周官太史頒告朔於邦國不言
時月先鄭以為十二月朔布告天下本不經見鄭迺據
先鄭之言遂疑月令於季秋頒朔為秦之十二月夫歲
終頒朔其勢不能畢達四方周之頒朔亦斷不在十二
月又何疑於月令之季秋受朔日為秦之歲終乎注又
曰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
太史釁龜與周異矣夫釁龜之不同由取龜之有先後
也周禮凡取龜以秋時釁龜以上春月令季夏登龜孟
冬釁龜此與飭國典之有先後正同注以飭國典在季
冬為因於夏殷安知此釁龜在孟冬不因夏殷而用秦

制乎升謂登龜在季夏爲誤解周官乎仲春之月始雨水注云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如泥於此月令直漢人佗并不㝵謂之秦代書矣可乎哉至注中疑其言之不合周洽引傳記之文以直決其失者亦大都於義可通無容索疵其引祭統之文以正月令者如孟夏之封諸侯孟秋之毋封諸侯以爲與秋嘗出田邑相違孟夏之斷薄刑決小辠以爲宜在太秋後夫封諸侯之宜在夏白虎通義淮南子時則訓詳言其義御覽引京房占易云夏至離王景風用事人君當爵有德封有功與月令之文亦合祭統於嘗也出田邑上文明言古者其非周

禮甚明鄭必據祭統以疑月令王肅作聖證論又本月令以非祭統均不如束晳又經總論以爲三代異制其言之可通矣王肅束晳兩說俱見通典斷薄刑決小辠出輕繫互文見義斷之決之者所以出之也注謂出輕繫從寬斷薄刑決小辠所以寬之也此與草艾則墨在太秋後義不相妨要不必執彼以議此也其引左氏內外傳以正月令者如仲夏之大雩帝以爲宜在四月龍見仲秋之水始涸以爲宜在九月末天根見竝舊說龍謂角亢見謂見於東方據月令文季春之月昏七星中則角亢已見於東方矣本不待四月詩小星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

也三月心星且見何況角亢安見龍見之定在四月乎如謂龍見爲蒼龍七宿不止角亢而蒼龍七宿之均見惟仲夏有然亦安見月令之文有不合於左傳乎如謂左傳啟蟄而郊龍見而雩皆據孟月爲文而雩祭山川其正月在孟夏大雩及上帝又在仲夏於禮亦未嘗不可通也周語天根見而水涸水涸而成梁水涸成梁在九月其始涸自在八月始之云者明涸自此始原不謂八月水涸也其引緯文以正月令者如日長至日短至之禁止聲色以爲冬夏至人主及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又曰禁止之非其道夫冬夏至致天神地示人鬼之

用盛樂見於周官固不必援緯以爲據但周官之用盛樂以致物月令之禁止聲色以養生言各有當亦無容執彼以議此也至車服之異不過於迎氣日服之以應方色本非四時常制此則注以爲取於殷時而有變焉亦不以爲非焉孫氏平津館文稿有王制月令非秦漢人撰之辨允稱精覈惜其語之不詳讀者猶有惑焉今特條舉注語更爲辨而正之如此

今月令

漢代之月令不止一書有周書月令（馬融論語注引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云云是漢有其書）有大戴所引明堂月令有小戴所傳之

月令及鄭注所引之今月令又有呂不韋所分十二紀及淮南子所著時則訓鄭注引今月令凡十七條其與呂覽文同者僅孟夏王瓜生無休於都季秋抉矢以獵孟冬固封疆四條其餘文無一合孔疏以今月令為呂氏春秋固不足信矣近陶孝廉心雲又據淫雨蚤降鄭注引今月令衆雨命漁師伐蛟鄭注引今月令榜人說文霝字舫字下並引明堂月令曰霝雨曰舫人以為今月令卽明堂月令然以衆霝榜舫之偶近遂定今月令為明堂月令此李孝臣之見也而祭法鄭注引明堂月令曰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云云其文全同於戴記

則戴記之月令亦卽明堂月令安又如汪容甫之說矣以汪容甫之說徵李孝臣之見則鄭注引今月令不幾以明堂月令證明堂月令乎夫以戴記之月令謂之明堂月令蔡邕牛宏輩固有其說矣戴記之月令卽明堂月令其說始於蔡邕隋書牛宏傳同近見桂未谷晚學集力主是說然於蔡牛二氏外實無確據以明堂月令為卽今月令未之歬聞也明堂月令者月令之屬於明堂古記者也今月令者月令之頒諸漢代者也戴記之月令劉向别錄屬明堂陰陽記見鄭目錄漢月令之見於史者卤漢魏相始奏其書東漢侯霸又建其令玆見本傳後漢明帝紀永平二秊正月辛未祀明堂詔驃騎將

軍三公曰其班時令注云謂月令也漢儀太史每歲上
其年麻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吿其證
也鹽鐵論引月令涼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膢以順天令桂未谷以為卽漢月令
自後有梁月令有唐月令皆增改原書以為當代時令
非權輿於漢與鄭注祭法曰明堂月令所以別今月令
也注月令引今月令所以別明堂月令也凡鄭注中所
引今皆指漢明堂月令出古記安昇謂之今

明堂月令

今月令非明堂月令予旣已言之矣而明堂月令為何
書未質言也陶孝廉必雲佗蔡氏月令章句疏證謂鄭

注所引今月令十八條與他書引明堂月令文同者大半是今月令卽明堂月令之證與予意不相合旣而王理庵以桂未谷明堂月令攷示心雲心雲又以示予予喜其以今月令為漢時令書與予所見符而以戴記之月令當明堂月令別八證以辨之又悄其月令之源委及鄭蔡異同得失之故猶未瞭然也攷明堂月令詳記明堂之事其言曰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云云文見禮玉藻明堂位疏引五經異義又曰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云云文見大戴盛德篇而小戴月令專為時令而佗於明堂祗有

天子冠一語是兩書之體例未必盡同也鄭駁異義謂盛德記明堂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幷疑明堂月令非古書其作禮記目錄云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注中刺語尤多而蔡伯喈明堂月令論曰月令文義淡遠乃周公之所著也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弟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弟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皆非也又作月令荅問曰予幼讀記以爲月令

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襍錄竝行鄭蔡所見之不同如此弟據鄭目錄戴記月令劉向別錄屬之明堂侌昜攷漢志云禮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明堂侌昜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班志此言本於劉歆七略云七十子後學者謂七十子之徒故劉向別錄以為六國時人見顏注所引則明堂侌昜諸書非秦漢人作可知也漢志又曰禮古經出魯淹中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侌昜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及字冣上多字為文皆今文家后蒼等所未見則明堂侌昜諸書亦出

於淹中可知也釋文敍錄引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則明堂月令戴記月令皆出古文亦可知也後漢魯恭傳曰月令周世所造此言最為殷實則以為呂不韋作春秋時所記此鄭之失也盛德所記及異義所引明堂月令文並不見於小戴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注引周書月令更火之文亦不見於戴記則以為戴記月令即明堂月令且謂之出周書此蔡氏之失也漢代經記多今古文之別即如三日粤朏文出周書月令漢律厤志引此語以為古文月令篇（今本作月采誤困學紀聞有校語）明堂月令漢時亦有古文有今文說文併引經傳從古文見許

君自敘其引明堂月令字多與戴記異亦用古文也鄭君所見後題之禮記月令爲今文其文一一同於戴記自無異可證鄭君不信其書遂并明堂月令而疑之而棄之故注中引證異文不及其書而於今月令轉多今月令者大都用明堂月令之文也漢書魏相傳云相褒采易陰易及明堂月令奏之相所褒奏者卽今月令也今月令之文采用明堂月令故諸書所引明堂月令文多同於今月令而今月令之所采用又有易陰易諸書此今月令所以有異於明堂月令而不可以爲一書也復作是篇以答心雲未知以予言爲然否

樂記

漢劉向校書中祕於王禹樂記二十四篇外尋古樂記二十三篇著於別錄樂本弟一樂論弟二樂施弟三樂言弟四樂禮弟五史記正義引作禮樂樂情弟六樂化弟七樂象弟八史記正義引作淥象賓牟賈弟九禮疏史正義並引作賓牟賈問師乙弟十篇末有子貢問樂四字盖樂記舊題魏文侯弟十一樂奏弟十二樂器弟十三樂作弟十四意始弟十五臧庸堂云意為音之偽樂穆弟十六說律弟十七季札弟十八樂道弟十九樂義弟二十昭本弟二十一招頌弟二十二竇公弟二十三小戴作記斷取十一篇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盖十一篇

合為一篇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司馬氏作樂書亦采取此記篇次與別錄既異與戴記亦復不同史記正義據樂記校史記壹守皇侃之說謂史記篇次顛倒以褚先生升降故亂也近臧庸堂據鄭目錄校樂記謂今本不同者疏家亂之諸說皆非也別錄之次劉氏所定也戴記之次戴氏所定也樂書之次褚氏所定也戴褚定於後故樂記樂書之次不及別錄為善而別錄之先此十一篇賓牟賈師乙魏文侯三篇不與季札同類相次者亦以此

為記與史之所錄也至樂記樂書一篇之中章節有異者正當據史樂書以定樂記篇目不專據皇侃所定樂記篇目以疑樂書此張氏之陋也鄭注禮記一依經文而目錄之次從劉氏別錄其意以禮記之篇次為未善而又不欲輒更故於目錄見其意非疏家敢亂其書此臧氏之失也熊安生云十一篇鄭可具詳依別錄十一篇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此樂記有魏文侯迺次賓牟賈師乙為末則是今之樂記十一篇之次與別錄不同推此而言其樂本以下亦雜亂故鄭略有分別孔疏從皇侃所定篇目云熊氏此說不與皇氏同又云

此十一篇之說事不分明鄭目錄十一篇略有分別仔
細不可悉知皇熊之異孔疏言之不詳今不能定其是
非其云樂本以下亦雜亂故鄭略有分別此說未是目
錄云略有分焉謂記者雜合十一篇爲一篇而每篇仍
略有分別未嘗雜亂其文非鄭自分之也故目錄但記
篇次之先後無分別語注中亦無一語及篇目孔疏沿
熊謬謂鄭目錄十一篇略有分別既有分別又何仔細
不可悉知邪既有分別又何皇熊敢異說邪總之熊氏
之說固不可信卽皇氏所定篇目亦難盡據自章首至
四逢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止皇氏以爲樂本章玩章內

分三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以下言人心感樂樂聲
從心而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以下言樂感人心心隨
樂聲而變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以下言聖人制禮樂
以感人心而人心遂感於聖人之禮樂皇氏以此章為
樂本是已樂者為同禮者為異至則此所與民同也止
皇氏以為樂論章玩本文宜為樂施章章內分二節云
如此則民治行矣如此則樂達矣如此則禮行矣明禮
樂之化不同道在分而施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
矣以下又明禮樂之情同道在合以施末言禮樂之施
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云云結明樂施篇之

意也王者功成作樂至故聖人曰禮樂云比皇氏以為樂禮章亦是章內分二節其惟聖人乎以上明惟聖人能作禮樂以下明禮樂法天地之自然而天地亦應之末言故聖人曰禮樂云結明樂禮篇之意也昔者舜作五絃之琴至故先王著其教焉比皇氏以為樂施章亦非此當為樂論章篇內尚論大章咸池韶夏殷周之樂故曰樂論其章當以哀樂相分皆以禮終句比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卌一字宜屬下章史記於皆以禮終下接樂也者施也章此卌一字連下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為文漢書禮樂志引用樂記與史記同此可正皇氏

分定篇章之誤而張氏史正義反譏樂書不次傎矣樂
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至是以君子賤之也止皇氏以為
樂言章亦是章首曰故先王著其教焉教即言皇氏割
此屬上章樂言之篇義不可見章內言王者作樂以化
民反覆以明之凡姦聲感人至所以贈諸侯也止皇氏
以為樂象章亦是但此章當以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
焉句止樂也者施也以下當與下合為一章史記可證
張氏之言不足據也章內分三節首言逆氣成象順氣
成象明樂象之篇義也次言順逆之成象皆出於自然
故曰樂不可以偽為末言樂象之有其本故曰君子動

其本樂其象申明不可偽為之意樂也者施也至然後
可以有制於天下也止皇氏以為樂情章亦是章內互
言情首明樂之生生於情禮之始始於情故結之曰禮
樂之說管乎人情矣次言禮樂須天地之情不在末節
申明此意魏文侯及賓牟賈篇章本明君子曰禮樂不
可斯須去身至禮樂可謂盛矣皇氏以為樂化章亦是
末為師乙篇章亦明然則皇氏所定篇章之誤在樂論
樂施兩章樂論當佗樂施樂施當佗樂論所分章節之
誤在樂論樂象兩章樂論之末當為樂言之首樂象之
末當為樂情之首以記言之樂本第一 樂施第二 樂禮

弟三樂論弟四樂言弟五樂象弟六樂情弟七魏文侯弟八賓牟賈弟九樂化弟十師乙弟十一以樂書言之樂本弟一樂施弟二樂禮弟三樂論弟四皆與記同樂情弟五樂言弟六樂象弟七樂化弟八皆與記異魏文侯弟九賓牟賈弟十師乙弟十一師乙之後又采取師涓奏琴師曠奏琴之文葢卽古記之樂奏篇弟十二別錄於十一篇後次以樂奏葢以此臧氏以太史公曰以下為古樂義篇文未識別錄篇弟之意後見丁儉卿書所定篇章亦未㝵

服問

凡大功以上麻帶有本者可變三年既練期既葬之葛小功以下麻斷本不變此喪服之通例也而降服殤小功五月亦有變葛之例鄭注喪服殤小功章澡麻帶絰云澡者治去莩垢不絕其本也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其本則殤小功之麻有變道亦從有本變葛之例也服問篇云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說詳喪服禮故中有大功之喪亦如之此記變葛之正例也又云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又云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緦之麻

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此又反復申明小功以下麻斷本無變葛之例也又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此又上承緦小功文以見小功之有變葛者惟長中之殤服為然也鄭注云謂大功之親為殤在緦小功者也所以變三年之葛者正親親也鄭知此為緦小功之服者以其文承上緦小功言知之也云大功之親者以其服為長中之殤知之也長中殤之降在小功者惟大功之親故云然凡變服必麻葛相等茲三年之葛與小功之麻大小不等而為

之變服者鄭注所謂正親親是也凡變服必麻之有本
小功之麻已斷其本而易以變服者以殤小功之親麻
帶不斷本與成人小功服有異也鄭注小記下殤小功
帶澡麻不絕本以爲齊衰之親以下殤小功之文決之
玆長中殤變三年之葛又以爲大功之親以長中殤之
文決之義皆精審無可易也庾蔚之不察上下文義反
駮鄭注以爲此論期殤之大功加鄭說緦小功麻既斷
本又與三年之葛大小絕殊安得相變殊不思成人小
功之服麻斷其本鄭於上節麻之有本者已明著之殤
服小功麻不斷本鄭注於喪服小功章亦明言之自魏

晉以後論喪服者於成人小功與緦小功其麻有斷本不斷本之別全不體會反以麻既斷本駁鄭注非特與喪服緦小功章之鄭注相違并小記下緦小功澡麻不絕其本之文亦忽之矣孔沖遠作記疏惑於庾說不能疏通鄭義又謂下緦小功麻不絕本長中緦之小功其麻絕本於緦小功章之麻帶分作二服義既不通而鄭注以此為緦小功之經定為庾氏所駁矣且鄭注云為緦在緦小功者此通本章長中下三緦言之小功指長中緦緦指末句下緦下緦在緦則否則變三年之葛者明指長中兩緦孔疏并謂緦在緦麻亦易三年之葛

經悟全失注義亦違此大戴也再作喪服通故於此語焉不詳讀者疑焉故復作此以辨之

喪大記

小戴禮之第十五曰喪服小記第二十二曰喪大記皆為禮經喪服記而作喪大記宜題曰喪服大記其第十六曰大傳又與喪服小記相發明故小戴列其後禮經喪服之記亦有傳此傳之所以次記也亦宜題曰喪服大傳自漢初題篇賸喪服字劉子政別錄遂隸大傳屬通論失小戴意鄭康成又以第十六之大傳與第十七之少儀相比厥少為小以與大傳相對要失戴意大記

大傳皆述禮經喪服之大義以補古初記傳之闕畧閒有辭意不同者學者各述所聞師傳有異故也鄭禮記注文多舛譌而喪大記尤甚近時刻本之誤脫而已正於阮氏校勘記者無論矣其有孔氏作疏字已衍譌而阮氏未舉正如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注云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為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為國輇車柩車也尊卑之差也案注破輴為輇文叚大夫廢輴謂大夫葬用輴輴字誤也若君葬固用輴矣義不得破禮君之柩殯葬皆用輴大夫廢輴而用

輇鄭注上節君殯云天子之殯尻棺以龍輴諸侯輴不畫龍大夫之殯廢輴葬如殯禮故此注據檀弓廢輴之文以破大夫之輴當爲輇非幷君葬用輴亦破之注文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皆字衍孔疏以爲二輴皆當爲輇是注本衍譌已久矣鄭旣破大夫用輴爲輇字又破士之國車亦爲輇車是大夫士之葬車無甚區別故又合而申之曰輇車柩車無尊卑之差也孔疏依熊氏本無尊卑之無字又誤作也注意亦莫之明矣皇侃義疏云天子諸侯以下載柩車者皆用輇其尊卑之異在飾飾謂輴也輴本有飾其畫龍者曰龍輴其不畫者曰

輇車是皇氏所見之本正作輴當爲戴以輇車之輇輇車柩車無尊卑之差尙未衍譌也旣練尻堊室節注辟踰月而可作樂孔疏又依皇本不如從定本作禫踰月檀弓云是月禫徙月樂其明證也飾車節注齊象車益䰂縫合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一作具亦譌絡其上及旁孔疏以瓜櫜分限去說皇本又作爪分云形如虎掌之爪義昜兩通此皆鄭注之衍譌錯異見於孔氏作疏以疛而阮氏之所未校勘者

坊記

漢藝文志子思子二十三篇其書久逸明人采本授輯

於旣亾之後所錄之文多非其舊其采錄於小戴記者
舊唐書載沈約之言曰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諸子
思子王伯厚藝文攷證亦引沈言夫子思子作中庸史
有明文文選注引子思子民以君爲心二句及詩云昔
吾有先正四句今皆見緇衣篇則緇衣出于子思子可
信且小戴輯記以坊記廁中庸前表記緇衣廁中庸後
與大戴類敘曾子十篇正同坊記表記緇衣皆以子言
之發耑其文洽尤相類則休文之言益信子言之者子
思子自明作書之指趣也下又歷僻子云引用古書兼
及春秋論語則亦子思子之言可知也又引君陳曰爾

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迺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此君陳誠齊屬之言也臣下有嘉謀嘉猷公卿聽之於九室而內其言於君人君聽之於路寢而宣其言於外此與人為善之意也而臣下無專命之道君以為可則行君以為否則止故曰女迺順之於外然則此謀此猷非我后之德終莫之行此推其順之之意而言也君陳以此言誠齊屬當在朝九室時參見禮說公朝篇僞古文以此為康王語則失辭矣康王豈悅媚臣者哉此節善則偁君下節善則偁親子思子為臣子言之泰誓君陳皆臣子自誠之辭可比類

而知讀坊記文舊出古文之僞可決矣

表記

小戴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四篇類聚其文皆取諸子思子坊記緇衣皆云發端着子言之自明作書之大意表記又隨文別表子言之凡八見延引皇侃說以爲篇內宜分八章子言之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言之若于子言之下更開廣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稱子曰皇說似巳而實未盡然篇名表記者所以表明夫子遺言之恉趣而類記之也鄭目錄訓爲儀表本失名篇之義凡曰子言之者皆子思之言表明其恉趣

之所在非發凡之定例也篇內引子曰以中庸論顏子之服善荅子路之問强斷為夫子之言坊記之子云引及春秋論語當為子思己說故特著子云以別之子曰子云未可掍也篇內定分為七章其引子曰四十有四皆先以子言之表明其恉趣內有子言之曰則申明上意故又以曰字別之其則先下己意以明大恉而後類記選言此又亏類記選言後復斷以己意其體例雖殊其表明恉趣一也首章子言之歸乎明言行之道在敬忌歸乎者蓋子思困亏宋作中庸歸亏魯作表記也弟二章子言之仁表義制報利言仁義之道定彙盡不可

厚薄亏一偏弟三章子言之仁有數又分言仁道之取
數多所謂容辭德行皆是弟四章子言之君子之所謂
義者又分言義在各盡其事無論貴賤弟五章子言之
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又分言仁之難盡者以尊親
文質不能無所偏毗復以己意斷之曰後世有作虞帝
不可及明仁義兼盡斯為無敝以結弟一章意弟六章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獻其身又以言行之見亏君
臣僚友閒者博陳其義以結首章之意弟七章子言之
昔三代明王事天地用卜筮以應首章事鬼神擇日月
之餘意而首曰莊敬曰毋瀆終曰威敬曰不瀆尤一意

之自相起結也延家泥于子言之為發端嗣遂于弟又章析而為二語意不了且失增曰字之意又不知弟六章廣明言行之交接而以為明事君之道後人又泥其說欲于君子不以辭盡人之上改子曰為子言之種貤紕繆要失經意

周官賈疏有圖

初讀毛詩正義至鄘風疏注旄干首之義有曰別圖於後迺知孔疏之有圖及讀聶崇義三禮圖目錄謂周官疏特圖大琮又知賈疏亦有圖賈公彥周官疏新舊唐書玆著錄俱五十卷今通行本止四十二卷檢其疏文

首尾完具則所少八卷非其圖與抑玻之鼻氏爲鐘注
凡言閒者亦爲從篆以介之疏云即所圖是也注鼓外
二鉦外一疏云據上所圖鼓外有銑閒於是知賈疏之
圖附入本文與孔疏附圖卷後不同又玻之匠人九夫
爲井疏云此圖略舉一成於一角以三隅反之一同可
見此與聶氏所謂賈疏特圖大琮瑑好者欲明諸琮皆
瑑好一意於是又知賈疏之圖异其體製與孔疏載旃
物圖又載旗旟圖其緐簡亦不同則周官賈疏之圖必
大有可觀焉昝阮文達伦十三經校勘記採羅宋元舊
槧不爲不富而北宋本詩疏周官疏之有圖者曾未一

見校語中亦未一及近之讀注疏者告以孔賈疏中有圖其不以為怪誕者幾希宋元閒有毛詩纂圖重言重意互注一書又有周禮纂圖互注重言重意一書朱竹垞以為元人所輯陳仲魚吳槎客皆尊其書以為的係宋槧寶過拱璧然讀仲魚跋一則曰經生帖括之書再則曰宋人書塾課讀之本其書之陋可知也能尊孔賈有圖疏本則周禮纂圖毛詩纂圖二書詎不同諸康瓠也與

三禮圖

古三禮圖之箸名者七家今惟聶崇義書獨傳而鄭君

康成阮氏士信之遺說得留傳於今者亦賴聶書之存竇學士儼序其書云博采舊圖凡得六本實原於梁鄭阮張夏侯諸家之言而非出於臆說聶書之善蓋斯歟言其本六而家五者按禮圖有兩梁氏一為梁正一為不知名位之梁氏也宋史聶崇義傳載張昭駁義曰四部書目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阮圖三卷刪為二卷是其證也鄭君康成三禮圖范書鄭記玆

不言其書唐史承節撰鄭君碑銘歷敘所著書亦不及
禮圖時人疑禮圖非康成作故云不知鄭氏名位嘗讀
魏書李謐傳謐論明堂制度引鄭元禮圖云扆從廣八
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則舊所傳鄭氏三禮圖
為康成作在北魏時已云然矣聶氏之言曰鄭注三禮
意有未盡故別作音圖增成注義梁氏之言曰阮士信
受學潁川綦母君（魏志裴注云諶字士信受學綦母君）取其說為圖三卷
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魏禮志云阮諶禮圖并載秦漢以來輿服）與鄭君之
文多違錯是則阮氏之說別有師承鄭氏禮圖卽不出
於康成而義必宗注無或參貳也據梁正言阮圖三卷

據張昭言十卷以後題曰鄭氏亦似三卷而隋志著錄三禮圖九卷鄭元後漢侍中阮諶等撰其書更多三卷似不盡屬鄭阮元文有後人增益其閒矣張昭所謂不知名位之梁氏始其人與當時禮家輯舊圖或以梁氏先阮或以梁氏先鄭實屬序聶圖亦曰梁鄭阮則所謂不知名位之梁氏似漢代人敍漢禮家之儕梁氏者絕罕唐初諸儒亦未有引用其說蓋周 隋閒人也 唐初鄭阮二圖皆亡隋志無其書 孔賈佗義疏所引三禮圖卽此九卷之本而疏中或偁阮諶禮圖或偁鄭元禮圖尚辱別白言之疏家引阮圖甚多其引鄭圖者如左傳襄十一秊疏引鎛大鐘磬大磬皆特縣非編縣鄭元禮圖如此是也 卒九卷之本鄭阮圖各分別可識也聶氏禮圖於鄭 阮兩家猶能別白 時又有夏侯伏朗三禮圖十

二卷見舊唐經籍志別行又有張鎰三禮圖見新唐藝文志梁正三禮圖見崇文總目其書並九卷葢據隋志所錄之本而增損之者也宋初所行者據張昭言實止夏侯伏朗張鎰梁正三本昭云四部書目有三禮圖十二卷此夏侯伏朗本也又云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此張鎰本也又云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論阮諶之紕繆兼三卷刪爲二卷此梁正本也宋藝文志載不知作者三禮圖十二卷疑卽夏侯伏朗本其書本非伏朗作張彥遠云隋開皇二十年敕有司撰三禮圖左武侯執旗侍官夏侯伏朗畫是其證也

賓儀序聶氏書云博采六本此亦張大言之耳所引鄭

阮舊說亦取於三家書中所采非見其元書也近馬竹

吾輯鄭阮三禮圖見義疏類書引禮圖及聶書引舊圖

者俱入之亦未必鄭阮之說其明引鄭君禮圖者凡四

事阮氏禮圖者凡十七事其㒳引鄭阮禮圖者凡二事

今又補鄭禮圖一事阮禮圖二事

受業施世杰

孫 次甲 仝校